

晚近中国学人珍闻录

学界百年风云 精英知识分子的「唇枪舌剑」

盛巽昌
朱守芬 编著
李子迟

道道道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人民出版社



晚近中国学人珍闻录

道可道

盛巽昌
朱守芬
李子迟
编著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近中国学人珍闻录 / 盛巽昌, 朱守芬, 李子迟编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4

(道可道)

ISBN 978-7-210-03835-1

I. 晚… II. ①盛… ②朱… ③李… III. 杂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3322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书 名 道可道: 晚近中国学人珍闻录

编 著 盛巽昌 朱守芬 李子迟

责任编辑 陈晓蓉

特约编辑 程军川

美术编辑 兰 馨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330006)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北京九章图文设计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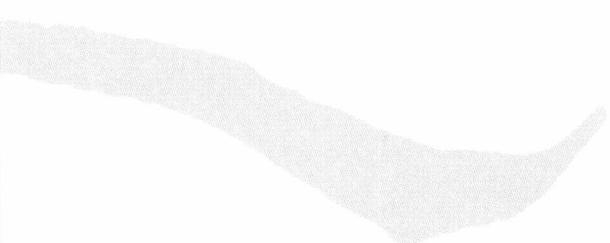
印 张 20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0-03835-1

定 价 29.80 元



原版序一

落差千寻，必呈飞瀑，宁唯景观之壮丽，实能源源所孕蕴也。尚论近世中国，若戊戌之震，五四之喷，亦人世之飞瀑也。百年之间，人才横空，简策盖地。得此雷霆万钧之力，遂以推出新社会新文化之今天。大凡求拊近代人文之盛脉搏者，未有不图临观于此历史上的激流飞珠，以揽幽探胜。

盛君巽昌与朱女士守芬乃操精之笔，挥剪影之技，削其片玉，概彼全局，语妙连珠，价等连城。

《学林散叶》一帙既成，临川王《世说新语》无以专美于前矣。有纂近世史传世，信将有取乎兹，亦如贞观修《晋书》时采矿于《世说》之成例也。

南皖胡道静

原版序二

“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当然是一场灾难，但也有一些奇遇。奇遇之一即认识本书作者盛巽昌。

“四人帮”被粉碎后，不知什么原因，有关《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的冤案平反得较迟。作为“牛鬼蛇神”，我在工厂中一直超负荷地劳动，到1978年才得到回上海市文化局的通知。

正像潜水员要经过减压舱才能走上甲板一样，我在回市文化局之前，被安排在上海图书馆古籍组工作了9个月。当然，上图人才济济，古籍组以外的女士们先生们也认识了一些，盛巽昌是其中之一。

相逢而又相识，当然有其原因。盛兄比我要小20岁左右，也许因为他多读了一些线装书，所以看上去颇有“老气横秋”的风度，上下古今，也能谈谈，可以视之为“杂家”，与硕果累累的大“杂家”相比，那时他只能算是“微型”的。此外，他的相貌有些奇特，正符合我想象中的《三国演义》

中的庞统的形象，所以印象也深。得郑重声明，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庞统古朴不足，怪陋有余，盛巽昌则俊美多矣！

当时上海图书馆有成立社会科学咨询部之说，我与盛巽昌皆预定为该部工作人员。未几，我回市文化局，彼此就不搭界了。哪知，他后来也调到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报》当编辑，又经常向我来组稿了。

在上海社科院，分工主管《社会科学报》的副院长蓝瑛是我少年时代的好友，按情按理，我也应该积极撰稿。而且，他们曾经邀少数学术界人士便餐，主要的是谭其骧先生等几位，没有请那些徒有虚名而胸无点墨的“学者”，我坐在席上，不仅心安理得，而且有些优越感。我和谭其骧先生甚少接触，但将他的历史地理学视为至宝。还有，当郭沫若、翦伯赞等群起“为曹操翻案”时，谭先生提出不能用“正统思想”4个字来全部否定人民群众对曹操的看法，表现了中国学者最可贵的正气和风骨。

如此这般，我成了《社会科学报》的忠实读者和经常撰稿者。我终于发现报纸的中缝有《学者、作家和书》专栏填补了这一狭长的空白，三言两语，类多学府珍闻、文坛逸事，而且好多是我以前没有听说过的。所以往往先读这些零碎的小块文章，然后再读正文。有人嘲笑我这是“舍本逐末”，我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这些小块文章大都重在内容，没有什么框框条条，也没有什么时间上空间上的严格限制，当然，更没有什么流派或宗派的情绪或成见了。我认为作者相当客观，并不是为他的老师、至亲好友、小兄弟辈造舆论，这是事实。我们相识17年，关系不错，本书共4000条，没有写我一条，即是明证。

这本书的学术性、知识性和趣味性都不错，虽然所记往往只是一鳞半爪，却可即小见大，某些言行乍看怪诞可笑，其实正是袒露了学者、作家的真诚。用弗洛伊德的语言来说，就是让学者、作家表现了“自我”或“本我”，而极少示人以“超我”的假象。这是何等可贵的资料啊！

再说，正由于此书不是系统的分章分节的论著，材料纷呈，各不相涉，看上十条八条，有急事就可放下，更不存在什么悬念问题，不卖什么“且听下回分解”的关子，所以随手拿起来，随手放在一边，都无不可。旅游时、休闲时都不妨一读。不用伤脑筋，不用苦思索，也不一定要去翻《辞海》或《汉语大词典》，僻字僻典都不多也。

胡道静先生是位忠厚长者，他对人对事只看优点，我没有他的涵养和学养，对人对事总是看缺点多些，他认为此书可与《世说新语》媲美，我觉得此书的



文学性、哲理性比《世说新语》要逊色些。1500年来，刻意摹仿《世说新语》的《续世说》等等不知其数，都难望《世说新语》之项背也。此书并未摹仿《世说新语》而另有风格，不具备《世说新语》某些优点也完全可以理解，无可厚非。

《世说新语》问世时，实际上书中人物均已逝世，已经是一部“录鬼簿”了。如果事实有出入，不会有人出来要求更正了。而现在大著所涉人物健在者不少，正好多一个听凭检验的机会，如果有人要求更正或补充，也不是坏事情。

此书可能不如美容、养生、美食、金曲等书畅销而获厚利，出版社愿意出版，我认为他们真正在为精神文明作贡献，在为社会主义学术作贡献。

为了盛巽昌以及他的合作者朱守芬女士的辛勤劳动，为了出版社的高见卓识，我乐意为之序。

蒋星煜

目 录

1 ····· 原版序一

2 ····· 原版序二

1 ····· 天分 第一

10 ····· 勤学 第二

18 ····· 性情 第三

33 ····· 经历 第四

44 ····· 谐趣 第五

61 ····· 逸闻 第六

79 ····· 应试 第七

86 ····· 授业 第八

106 ····· 自鉴 第九

115 ····· 鉴人 第十

123 ····· 扶助 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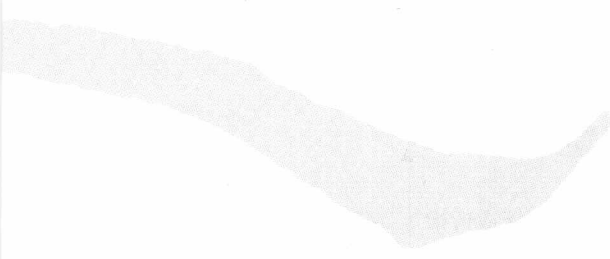
130 ····· 推举 第十二

144 ····· 治学 第十三

157 ····· 考证 第十四

166 ····· 论争 第十五

179	品典	第十六
194	译介	第十七
208	旧馆	第十八
218	名由	第十九
236	撰述	第二十
251	作画	第二十一
266	书迹	第二十二
275	曲律	第二十三
279	粉墨	第二十四
285	属对	第二十五
304	猜谜	第二十六
306	附录：参考书籍及报刊	
308	原版后记	
310	新版后记	



天分◎第一

竺可桢 3 岁时与父亲上街，父亲教他念各家店铺招牌上的字，回来时他竟都能记住。

马一浮 5 岁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家中聘请某举人为师，教了两年，因无可再教，自告辞职。

谢冰莹 5 岁就能阅读《唐诗三百首》《随园女弟子诗集》和《史记》。

舒新城 15 岁进小学，始学地理，才知有七大洲、二十二行省。但他 5 岁于私塾读《三字经》，因内有“魏蜀吴”，以及过年好玩“孔明灯”的缘故，早就知有个叫四川的地方。

叶恭绰 6 岁时，答父亲春雨题，作诗有“几夕无明月”句，受到赞赏。但当他问询下雨天何以无月，不得真谛，始悟致知格物与吟风赏月为两回事。



谢无量幼年号称“神童”，6岁会作诗，有《风筝》诗：“凭藉春风力，直飞上青云。”有客来访，坐谈良久，不胜厌烦。谢写就一诗以呈，客见后笑辞说：“小公子逐我去矣。”

唐文治6岁从祖父学《韩非子》，每随月光读书。

顾颉刚6岁时，祖父带他上街，看见的匾额、牌楼或桥梁等，必讲它的历史。就是这些关于苏州掌故旧闻的讲述，启发了他对历史的兴趣。

梁启超7岁时，塾师出对“东篱客尝陶潜菊”，他立刻对以“南国入思召伯棠”。

翦伯赞7岁时，在祖父指导下圈读《史记》和《资治通鉴》，到12岁全部读完。

鲁迅原葬上海万国公墓，石碑刻有“鲁迅先生之墓”6个正楷大字，是周海婴照着妈妈许广平的字样临摹的，那时他才7岁。

1947年上海开明书店印行沈从文作品，封面题字和画图是沈的两子龙朱和虎雏所作。

周运鹏儿时，塾师因他两个月里就能背诵全部《易经》，特出一上联“周神童读周易，易”，他对出下联“左丘明著左传，传”。

周运鹏在私塾时，有同学读《礼记》“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时将“毋苟”误为“母狗”。塾师即出一句“《礼记》一书无母狗”，要学生对以下联，周答“《春秋》三传有公羊”。

何鲁童年时，仅用一小时就学会了算术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法。

茅以升幼年看祖父抄写《阿房宫赋》《滕王阁序》等，每抄一句他念一句。全文抄完后，他竟然从头至尾能背诵，一字不错。祖父对他说：“读书务求其通，读一句便得一句之用。”他还能背圆周率在小数点后100位。有次学校新年晚会，他就登台以背圆周率为节目。

赵元任自幼善于辨别各种语言，甚至极细微的声调，能说多种方言，跟老辈学常州话，跟母亲学北京话，跟嫁在常熟的姑妈学常熟话。

赵元任从小听觉特灵敏，能在一星期内学会一种方言，此后即终生不忘。他能将 30 余种方言应用自如。

刘半农少时，在自己日记本的扉页上题词：“狗屁连篇其中固有点，一语千金难道没得吗？”

少时的冰心曾获“女才童”美称。一天，先生教她对句。先生曰“春风红杜鹃”，冰心即对“秋霜白玫瑰”。

章益儿时，在作文本里偶尔写道：“个人赖社会以生存，社会由个人而进步。”受到老师好评。

熊十力少年时即天资聪慧，出口成章。有天熊的脚板被木刺扎入，后为嫂子挑出，免除痛苦。他当即吟诗一首：“小小黄泥埂，有个木将军。侵犯脚板国，攻进皮掌城。杀到骨肉府，鲜血溢淋淋。哎哟哎哟哟，痛得泪珠滚。踉跄回到家，禀告穆桂英。桂英持银枪，威武出了征。撵到皮川县，追至骨肉城。挥枪大血战，活捉木将军。斩首来示众，谈笑收了兵。”

赵曾侔自七八岁到 13 岁，五六年间将《资治通鉴》每个时代的人物都剪为纸人，并刻意拟画其状态；再依甲子顺序，按系统纪年，逐日将史实扮演。如在甲子那年所发生的史实，便在甲子那天演完。由此，他非常熟悉《资治通鉴》，凡史事中的年、月、日、时和人物生辰，莫不清晰。

林语堂 8 岁时偷偷写了一部教科书，一页是课文，一页是插图，被发现。不久所有兄弟姐妹都会背了：“人自高，终必败；恃战争，靠弓矢；而不知，他又强；他人力，千百倍。”

柳亚子 8 岁读杜甫诗集，每夜背诵一首，12 岁时读完杜诗全集。



钱穆 9 岁能背诵《三国演义》。有人要他背“诸葛亮舌战群儒”一节，于是他边背诵边表演书中人物语气动态。

林风眠 9 岁绘《松鹤图》一幅，被一财主买去，此后即名震乡里。

徐一士 9 岁时，裁纸自做小册子为笔记，第一则记有：“水中有月，非水月也，乃天月也。”

梁启超 9 岁时随外祖父睡觉，每晚被授予《楚辞》一段，翌日就能背出。他在东南大学附中发表演说，在背诵屈原《楚辞》时一字不错。

马星野不到 10 岁，已能背诵《诗经》中的长诗《七月》《氓》以及杜甫、白居易、陆游等的诗篇。

1903 年，何鲁 10 岁时投考成都机器学堂，考场答卷一挥而就。主考有意再考，要他属对“志气向上”，他立即答“读书为高”。主考说“十岁能文”，对以“三年毕业”。主考又说“童子鸿不因人热”，他立即应道“学生鲁当以名扬”。主考大惊，称他是“神童”。

黄遵宪 10 岁时，老师以杜甫“一览众山小”句为题，命他作诗。黄即写下：“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

丰子恺 10 岁即以《芥子园画谱》影描人像，为此塾师命其绘孔夫子像，悬挂于塾中，供学生晨夕参拜。

曹禺 10 岁就显露出了不凡的文学天才，写出了“大雪纷纷下，穷人归无家”的诗句，几乎可与杜甫、骆宾王儿时诗作相颉颃。

商承祚 10 岁到天津拜罗振玉、王国维为师，20 岁写成《殷虚文字类编》。王国维在序中称他与唐兰、容庚、柯昌济为中国古文字学研究极具实力的“四少年”。

胡愈之 10 岁时,就和兄弟编《家庭》杂志,自写、自画、自订,坚持了三四年,出版了约 50 册。

黄兴 10 岁时,塾师为乡民写春联,误将“向阳门第春先到”写为“向阳门第春光早”,以致难寻下联。黄说:“何不采用‘积善家庭喜事多’呢?”遂解师困。

黄宾虹 11 岁时,用一个月时间临刻了邓石如篆印 10 多方。父亲初还不信,及至亲眼见他走刀时,才惊呆了。

刘师培 11 岁时初习诗赋,两天间竟完成绝句百首,被亲友称为“神童”。

胡适 11 岁时,读到司马光家训中的一段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春磨,亦无所施。”从此倾向无神论。18 年后,他撰写《不朽》一文,说明他的宗教观。

丁文江 11 岁写《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全文数千言,塾师竟无从修改一字。

丁文江初中跳级,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进英国剑桥大学。

关良 11 岁入南强公学,课余喜收集绘有红孩儿、铁拐李等画像的香烟牌子,以此为蓝本作画。所绘的人物画,邻里做月份牌张贴。

马一浮 12 岁时在会稽县 500 名考生中获第 1 名,而鲁迅为第 37 名,周作人为第 31 名。

张大千 12 岁时第一次卖画得了 80 个铜板。那是应一位女卜者之请,替她画了一套 24 张新的算命图片。

王森然 12 岁时便写出了对联:“振衣帕米尔,濯足太平洋。”

蒋光慈 12 岁能作诗,被称为“神童”。时沛河大水成灾,他赋诗有:“滔滔洪水害如何?商旅相望怕渡过。澎湃有声千尺浪,渔舟遁影少闻歌。”

张爱玲 12 岁时就熟读《红楼梦》。对于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她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就会挑出来。

被人们誉为现代文化史上奇才的顾毓琇，集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戏剧家、古音乐学家称号于一身。顾 13 岁时就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与梁实秋、孙立人等是同班同学。

丘逢甲号称神童，13 岁骑父背到台南赴考。父执路遇，出上联有“以父为马”，丘即对以下联“望子成龙”。又称此乃蔡锷之事，未知孰是。

陶元珍 13 岁即读完了厚厚的一部《资治通鉴》。

吕振羽 13 岁在经馆就读时，作《咏梅花》五绝：“门内梅花树，花开血样红；何时成硕果，此日莫摇风。”其师予以赞赏，并将诗改为：“种得梅花树，初开艳色红；何时能照眼，此日已摇风。”

13 岁时的刘绍棠读了《新儿女英雄传》和《吕梁英雄传》后，就以家乡抗日游击队故事为素材，仿效两书写法，写了一部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大运河的儿女》，但没有发表，后在传阅中遗失了。

蔡锷 14 岁至汉口，适北京某大吏将至，全省官员鹄候竟日，奔走趋跄。蔡目睹怪状，吟诗句嘲笑：“可怜九月初三夜，汗似珍珠腿似弓。”唐人白居易的《暮江吟》诗中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蔡借用后两句，但改了两个字，即把“露”和“月”改为“汗”和“腿”。

茅盾 14 岁时，仿《庄子·寓言》写了《志在鸿鹄》篇，以鸿鹄高飞，嘲笑仰看的猎人。他又自称“德鸿”，借鸿鹄自述抱负。

余嘉锡 14 岁时读刘基《郁离子》，非常喜爱，即仿效其体例著书数万字。

徐懋庸 14 岁才华出众，被家乡鹿溪小学聘为国文教员。

王蘧常 14 岁在小学读书时即为《天演论》作注。

杨宪益 15 岁时，仿《人猿泰山》英文版，写了章回小说《鹰哺记》，回目全用对仗体。

魏易 16 岁读英文，一年后就与林纾合译《黑奴吁天录》，魏口译，林落笔为文，一日 4 小时，文字 6000 言，出版后销售 30 万册。

朱执信 16 岁就跟从舅父汪仲器学数学，每天非到四更不肯就寝。精通数学后，他又转向研究中国历算。由此，凡难题均能迎刃而解，被同侪称为“天才的数学家”。

钱基博 16 岁便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长达 4 万余言的《中国舆地大势论》，又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评论古今文章流变的长篇论著《说文》。

张荫麟 17 岁进清华大学，批评梁启超中国文化史演讲中的要点，并写信与梁。梁即作了答复。张又在《学衡》刊文，批评梁对于老子的考证，《学衡》编辑还以为他是清华的国学教授。

孙席珍 17 岁始写诗。钱玄同说，如果徐公（志摩）号为诗哲，那么冰心女士应称为诗华，此君当称为诗孩了。

于右任 18 岁时岁考，考题为《秦始皇拿破仑论》《卫文公滕文公论》等数十个，内容涉及中外史地、格致算学等领域，限期一个月交卷。于右任胸有成竹，奋笔疾书，文不加点，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十数篇，篇篇都被佳批，名列第一，被称为“西北奇才”。

沙孟海 18 岁为邻村用小篆写《李氏祠堂记》长文，身边未带《说文》，竟不错一笔。

1924 年吴伯箫 18 岁，被曲阜孔府聘为家庭教师，教孔子 77 世嫡孙孔德成英文。后来朋友戏称他是“万世师表师”。

华罗庚 19 岁时便写出了批评大学教授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而当时他仅有初中学历。

徐森玉 19 岁考进山西大学堂学化学，即写了《无机化学》《定性分析》两书，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全校师生视为奇才。

吴晗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以不凡的才学、骄人的成绩被同学称为“太史公”。

谢冰莹 21 岁参加北伐，沿途以膝为桌，写下著名的《从军日记》。该书被译成各国文字后，罗曼·罗兰曾写信对她表示赞赏。

郑律成为《延安颂》谱曲时仅 19 岁，为《八路军大合唱》（内含《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谱曲时也只有 21 岁。

叶公超在美求学时，出版了一本英文诗集，得到美国诗人 Robert Frost 赏识；23 岁任北京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英文教授。

梁启超 17 岁在广州万木草堂从康有为治陆王心学及经世治国之书，23 岁入学考试，主考官以为梁的试卷为康有为代作。

曹禺的《雷雨》构思于 1928 年（18 岁），正式动笔在 1933 年（23 岁）。当时他躲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一个专门搁外国杂志的屋子里，一个人从早到晚不停地写，一直写了半年。

严济慈 23 岁就应商务印书馆之约写了《几何证题法》。后来当他成为大学者时，遇到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张说：“你是我们大大的衣食父母。”严著重版多次，后又由文言译成白话再次发行，使商务盈利几万元。

邓云特（邓拓）25 岁写作三四十万字专著《中国救荒史》。

1932 年胡适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时，经常说：“我在 27 岁时就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顾颉刚事后对人说：“我真为班中 30 岁以上的听讲者捏上一